



浩然儿童小说选

HAO RAN
ER TONG XIAO SHUO XUAN

浩然儿童小说选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浩然儿童小说选

责任编辑：李昆纯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6,000 印张：10.5 印数：1——3,200

统一书号：R10280·146 定价：1.40元

目 录

天边一片火烧云.....	(1)
不红的山里红.....	(11)
雪白雪白的月光下.....	(17)
苗.....	(24)
他很可爱.....	(29)
大主意小传.....	(43)
秋风吹.....	(52)
奶奶和煮鸡蛋.....	(58)
飞来的祸.....	(61)
卖冰棍儿的小翠萍.....	(67)
采桑叶.....	(74)
机灵鬼.....	(84)
山沟里的小姑娘.....	(99)
花皮大西瓜.....	(110)
好孩子和坏孩子.....	(127)
七月的雨.....	(143)
用布片包着的孩子.....	(147)

蓝蓝的天空·····	(153)
弟弟变成了小白兔·····	(163)
川 川·····	(169)
胖娃娃·····	(182)
新邻居·····	(193)
小喜鹊·····	(198)
山 花·····	(203)
幼 芽·····	(213)
三个孩子和一瓶油·····	(225)
笑 声·····	(233)
丁 香·····	(240)
小义兵学习解放军·····	(257)
花母鸡·····	(267)
堆了一群大雪人·····	(273)
两只小蝌蚪·····	(278)
父亲、黄牛和我·····	(287)
书 迷·····	(306)

后 记

天边一片火烧云

人人都有烦恼，日子过得最顺心、最快活的人，也有烦恼的时候。

三年级的小学生粟满仓，有一个挺光彩、挺露脸的家。他家属于在县里挂了号的养牛专业户，又是肉牛又是奶牛养了一大群；从他降生那会儿起，一年一年积累起来的陈债，全都归还干净；开春翻盖了五间大瓦房，窗户镶玻璃，墙壁贴塑料纸；放在三开大衣柜里的那个折子上，已经有了四位数的存款……就凭这些，粟满仓得有多顺心、多快活！可是他偏偏要烦恼。

实际上，一个月前他才开始有烦恼；或者说，刚才一听到打下课放学的铃声，他才想起了那个烦恼。

看他那紧张急忙的样子，不管课本、纸片、铅笔盒，都一起划搂在书包里。书包是新式的，应当象对待笆篓筐那样，两只胳膊向后，伸进两条背带儿里，他却把两条背带儿一合，提在手上。他不看老师，不看同学，跟谁都不打声招呼，抬腿就走。一出学校的大门口，他便低下头，两只本来细长的眼睛睁个溜溜圆，紧紧地盯着脚下，好似竹子扫帚那样，在街头的路面上——一边左右地扫着，一边朝前移动。

这地方不是城，不是镇，而是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村子。前年秋天，在街中心建立了乡人民政府机关，接着村东头有了银行储

蓄所和邮电代办处，村西头有了供销社门市部和小五金农具厂，不久前又通了公共汽车；于是，这个不大也不小的靠山傍河的村庄，就变得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热热闹闹。村庄一变得热闹，给住在这儿的农民的生活里增加好多好多有趣的内容，让小孩子们的心里滋长好多好多美妙的向往。……

栗满仓慢慢地走着，那两只睁得大大的眼睛，象扫帚那样扫视着路面。他急切地希望能够在路上拾到一个钱包。

农村的街道并不宽，除了早起各自清扫一下自家的门口以外，没有专人统一打扫。掉在这儿的东西，要不闹天气，让风吹走，让雨水冲去，就全部保存着。有瓜皮，有果核，有纸屑，有羊粪蛋儿和小石头子儿。已经一个月过去了，他每天傍晚都这样寻找一遍，所看到的全是这些没用的玩艺儿！

“真怪，我咋这么不走运呢？一丁点儿有用处的东西都捡不着？”他心里这么嘀咕着，一抬头，发现自己走到银行储蓄所和邮电代办处两个门口中间的一棵刚栽起不久的小枫树下边。

每天早上，他爸爸都要坐上第一班汽车，把两桶鲜牛奶送到二十里外的一个疗养院去；再坐调头汽车回来，把卖牛奶的钱存在储蓄所。有一回，他爸爸从储蓄所出来，在小枫树下的一堆西瓜皮旁边拾到一个钱包。钱包里有三千多块钱的现金，还有好几张支票。是县里下乡收购蚕茧的人丢失的。他爸爸赶紧跑进邮电代办处，给县农产品收购站挂了个电话，让人家把钱包取走了。他姑姑背后埋怨他爸爸：“你呀，真傻，要是收起来别声张，得顶你辛辛苦苦地养多少牛、挤多少奶呀！”他爸爸绷起面孔说：“我打过仗，搞过合作化，到今天当专业户，都是向前看，不是向钱儿看的。我决不贪不义之财！”没多久，农民报上登了他爸爸的相片，表扬他爸爸“拾金不昧”的好品德。全河北省的人都能看见，都

知道他爸爸的名字了。多么光彩呀！……

粟满仓转身往西走，过了乡政府那宽大的门，就看到村西头供销社门市部的大玻璃窗户。他立刻打起精神，加快了步子。

他推开有弹簧的门，在五颜六色的货架子前边来回走了几趟，从衣兜里掏出一张两角钱的票子，买一块糖块。当售货员大姐姐把糖块和找回来的零钱往柜台上一放，他不细看，一把抓起来，扭身就走。出了弹簧门，他才张开攥着的手，用另一只手捏起糖块儿扔到嘴里，随后用指头拨拉着镢子数了一遍又一遍，正好一角八分，一个镢子也没多找给，多糟心！

他用舌尖儿把嘴里的糖块儿拨拉几下，紧走几步，凑到小五金的摊子跟前，瞧一阵儿，从衣兜里掏出另一张两角钱的票子，送给售货的大哥哥。他自己动手，从小木匣里捏出一把小铅笔刀，而两只充满期望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哥哥的手。他立刻就失望了，他看到，大哥哥找给他一角整票，一个五分的镢子，正好留下五分的小铅笔刀钱。

“唉，谁也没有多找给我钱。”他扭转身，丧气地想，“看样子，这个办法也不灵。……”

就在他爸爸捡了钱交还给失主之后不几天，有一个黄昏时刻，他妈妈挎着篮子，到供销社门市部称盐打油，还扯了一块花布；随后又到隔壁小五金农具厂门外的摊子上买了一把炒菜用的铲子。他妈妈回到家里就动手做饭，一边烧火，一边点点钱、拢拢帐，咋算都多两角钱。他妈立刻把柴禾从灶膛拽出来，返回街上，先敲开供销社门市部那已经关了的门，找到售货员；又到隔壁叫出在伙房吃饭的业务员，三个人在一块儿算了一大阵子，既弄不清是不是多找了两角钱，同时也难断定是谁家多找给的。业务员说：“两角钱，还不够买一包烟的，算了吧。”他妈认真地说：“我是

私人，你们是公家；私人对公家，宁可私人吃亏，也不能亏了公家。这两毛钱哪，你们要是找不到垵儿，就一人拿一毛，搁在公家的大钱堆里就是了！”农民报上发表表扬他爸爸那篇文章的时候，也把他妈的事情挂上了，说他们都是“五讲四美”的好农民。谁提起他们都竖大拇指！

粟满仓觉得自己也有“拾金不昧”的好品德，特别愿意当个“五讲四美”的好孩子，可惜没遇上机会，没办法显示出来；那样的机会故意躲着他，怎么也找不到，这该多让人烦恼呀！

他继续往前走，不知不觉地出了村；抬头看，变得又圆又大的太阳，已经搭在迎面那一道高大苍茫的山峦上。

“对啦，路上行人多，有谁丢了东西，早让别人给拾去了，还能留下等着让我拾？”他忽然醒悟过来，暗想，“应当到不常有人来往的河堤上去看看，说不定能碰个好运气！”

这河叫洵河，从村子前边朝南弯过去，伸向看不到头的平原上去。堤上遮掩着绵长的柳树枝条，堤坡披着茂密的青草。从枝条间飞出小鸟儿，落在草丛里；从草丛里钻出蒺藜狗子的秧子和蔓子，爬到堤顶上，开着金黄色的小花，挂着带刺儿的种子。

忽然，他发现前方河堤拐弯的地方一闪亮。那绿茵茵的堤顶上，有一个预备防汛用的“土牛子”；“土牛子”旁边，有个鲜红鲜红的东西，好似开了一朵花，好似着了一团火！他加快脚步，奔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双红色的有祥儿的布鞋。

“这是谁丢了鞋呀！”他蹲下身，观察一阵儿，随后一手提起一只，端详这双细针密线手工做的鞋；终于高兴得跳起来，拔腿就跑，一气跑回家。

盆子里盛着玉米豆粥，盘子里摆着白面烙饼；新房窗前葫芦架下打扫得干干净净，洒上了水，放了小地桌，摆了碗筷，没有

人围坐那儿，不象马上能够吃饭的样儿。

他到后院看看爸爸：他爸爸正往牛棚里垫土。

他到前院看看妈妈：他妈妈正在小园里择菜。

他没有喊，憋着心里的兴奋，拉过一只小凳子坐下，暗暗地琢磨：“得写个招领的条子，再抄一份，村东头贴一张，村西头贴一张。四年级的一个女同学拾到一条丝线头巾，交给了老师，老师就写了个招领条子贴在街头的广告牌子上，引得好多人看；那个丢了头巾的女工人，到学校领取头巾，还专门到班上看那个女同学。嘿，真露脸哪！这回我要自己写个招领条子，让全村的人，乡里的人，储蓄所和供销社的人，还有到这儿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看见！要写拾到红鞋一双，要写清楚是在沟河堤上拾的。哎呀，沟字咋写？堤字是啥样儿？对，查字典，找不说话的“老师。”他美滋滋地想着，两只手往肩膀头上一摸，脑袋“轰”地一下，“糟糕，书包丢了！”

他“嗖”一下跳起来，“噌噌”地往外跑，跑到村东头储蓄所和邮电处门前。

储蓄所和邮电处早就锁了门。门外的街上，还是那些瓜皮、果核、羊粪和石头子儿，根本没有什么书包的影子。

他折转身，飞一样跑到村西头供销社：“大姐姐，看到我的书包了吗？”

正上板儿的女售货员冲他摇摇头。

他敲打小五金农具厂的窗户：“大哥哥，看见我丢的书包没有？”

正整理货物的业务员朝他摆摆手。

他心慌意乱，满脸流汗，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下学的时候，明明收拾好书包，提在手上，才离开学校的，怎么会丢失了呢？

那里边有全部正念着的课本，有全部写了半截儿的作业本，还有好多好多缺少了就不能学习的用具，丢失了可咋办呀？咋对老师说呢？咋跟爸爸妈妈交代呢？同学们知道了咋耻笑他“马大哈”呀！……他想到这些，恨不能往地上一坐放声大哭。

他咬咬牙，揉揉鼻子，没让泪水流下来，他打算再到刚去过的洵河河堤上走一趟试试。

太阳已经滚到山峦的那边了，柳条、青草都笼罩了一层迷迷糊糊的神秘色彩。河里的青蛙“咕咕”叫个不停，那才象没出息的小孩子扯着嗓门儿哭嚎哪！

高高堤顶上，站着一个小姑娘。她穿着白色的小裙子，白色的小背心，梳着两根钻天锥的小辫儿；她的两只小手里，正好抱着一个有双背带儿的鼓囊囊的书包。

粟满仓惊喜异常，从老远的就扑了过来：“哎呀，是我的！”

“你喊叫什么？”小姑娘那胖乎乎的小脸蛋一绷，薄薄的小嘴唇一撅，两只黑亮亮的眼睛瞪了粟满仓一阵儿，才接着训斥，“你知道不，把我吓一跳？没礼貌！”

“对不起……”粟满仓被这下马威给镇唬住了，和颜悦色地说，“这是我的书包。”

小姑娘并没因为对方赔不是而和气一些，一面更用劲儿地抱住书包，一面冷冷地质问：“谁说是你的？拿证据来！”

“真的，我叫粟满仓。不信你看里面的书皮上写着。”

“你不知道我刚开始念第一册吗？你那字儿写得象蜘蛛爬的，谁认识它！”

“里面还有个塑料铅笔盒。……”

“铅笔盒上边印着啥东西？”

“印着四个字儿，‘五讲四美’。还印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子，

一个女孩子；女孩子瞎跑，摔倒了，男孩子去扶她。……”

“胡扯！你怎么知道她瞎跑？”

“就是。”

“就不是！她兴许是去给五保户老奶奶送粽子，冷不防从院子里蹿出的小猪子给撞倒的！”

“哟，哟，哟！”粟满仓忍不住用手指头搔着自己的腮帮，嘲笑地说，“你才是真胡扯，那铅笔盒上根本没有画着粽子！”

“有，就是有！我送过粽子，我摔过嘛！”小姑娘不示弱地回击着，小嘴象敲梆子一样，“粽子，还有盛粽子的篮子，都一块儿摔出好远好远的；铅笔盒小，搁不下，就没画上，你敢说没有？你给五保户周奶奶送过粽子吗？哑巴啦？说话呀！”

粟满仓真给质问住了，脸憋得挺红，脖子涨得挺粗，嘴唇干张几下才退却地回答：“就算是，算送粽子摔的，行吧？把书包还给我吧。”

小姑娘哼一声：“谁让你把书包乱丢？让我活受罪，跑这么远给你送！要不是怕天黑了，我还得给你送到村里去！”

粟满仓是个憨厚的孩子，听小姑娘说的有理，就诚心诚意地向人家赔笑说：“谢谢！谢谢！……”

小姑娘瞪他一眼，耸鼻子、撇嘴唇地打断他的话：“哼，谢谢，就会说谢谢！你知道你耽误我多大的事儿？鸭子要是丢了咋办？你赔人家鸭子？”

“鸭子？”粟满仓被这种抱怨弄得莫名其妙，随口问，“谁的鸭子？你家的？”

“我家的鸭子丢了，我才不这么着急哪！”小姑娘仍然用不客气的语调回答他，“是我姥姥家隔壁乔爷爷的鸭子，懂吗？”

“就是我们南街的乔爷爷？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发了财的万元

户，可谁都不养活他。……”

“怎么没人养他？我舅舅替他告了状，乡里给他做主儿，那两个坏儿子不按月给钱就不行！”小姑娘学着大人的架势，伸出一只手，比比划划地说，“乔爷爷这会儿的日子过得可美啦！他养了两只鸭子，又肥又大，就是野，不知道回家下蛋，等它们下了蛋才放出来。我每次来姥姥家都替乔爷爷往家赶鸭子。今儿个它们特调皮，头也不回地跑到河对岸，钻进芦苇里，咋叫也不肯过来，多急人！”

粟满仓听了小姑娘这番话，立刻就变得神气起来，挺胸脯、晃脑袋地说：“急什么呀！我能逮住它们，保证一个也跑不了。它们在哪儿呢？”

小姑娘侧一下身，朝背后指指：“就在河拐弯的地方，好远哪！”

“远也不要紧，快带我去！”

小姑娘见粟满仓要过来拉自己，就躲闪着，头一回表现出一点儿不好意思的模样，低声地说：“我本来想往村里送书包去，顺便叫我舅舅来捉鸭子，又怕丢书包的人回来找不见书包着急，就站在这儿等一阵儿。这下耽误时间了，天要黑了，看不清路；河堤上净是蒺藜狗子，我咋迈步？”

粟满仓这才留神到，小姑娘光着两只白白的小脚丫。他忍不住借机对这个“厉害丫头”报复一句：“你可真傻，到河堤上来不穿鞋还行？蒺藜狗子特多，扎在脚上，比针尖儿扎都疼！能把你的脚掌子扎烂，哗哗地流血！……”

“你才傻哪！”小姑娘可不吃这个，又一次翻了脸地顶他，“我妈眼睛有毛病，不能做针线活儿；对门的新媳妇给我做了一双特别好看的红布鞋，可棒啦！我下到河边赶鸭子，怕弄湿了鞋，脱

下来搁在堤顶上的土牛子旁边了；等我回来穿鞋，只见到这个书包，鞋让坏蛋给偷走了！……”

粟满仓听到这句话，脑袋又“轰”地一声响。他真没料到，自己一片好心，咋办出这么一件苦害了别人的蠢事！他实在没有勇气立刻就向小姑娘承认错误。他想，先把乔爷爷的鸭子给捉着，送到乔爷爷家里；做了真正露脸的好事儿，回头再跟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抖落那件不露脸的事儿，就好张嘴了。

“我马上回家给你拿鞋来，你在这儿等着我。”他这样含糊其辞地对小姑娘说，“等你穿上鞋，不怕蒺藜狗子扎了，再给我领道儿，咱俩一块儿去给乔爷爷逮鸭子，好不好呀？”

小姑娘同意地点点头，又不放心地叮问一句：“你会水吗？河宽着哪！深着哪！”

粟满仓一拍胸脯说：“晃上仨来回都没事儿，不信你等着开开眼吧。”

“你得快走，要不天黑了。”

“放心，一眨眼的工夫准到！”

粟满仓这么答应一声，转身就跑。跑出一节儿，他发觉眼前的河堤、柳树和青草都变得有些模糊，真的要黑天，就不安地收住步，回头望一眼。

小姑娘没有流露出一点点紧张和害怕的样子，怀抱着书包，一动不动地站在堤顶上。她背后重重叠叠的山峦变得幽暗而朦胧，显出一种神秘的样儿；突然，从那里喷射出万道霞光，在西天边点燃了一片火烧云。

弯弯的河堤给染红了。排排的柳树给染红了。如毡似毯的茵茵青草，也给染红了。

背着白背心、白裙子，光着白脚丫的小姑娘，也给染得鲜红

鲜红的，好似溶化在无边无际的红色光芒里。

三年级的小学生栗满仓感到少有的顺心和快活，觉得自己也被溶进这美妙神奇的境界里。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草于天津

不红的山里红

山下屯的小学生吴大军，“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跑到同学郑立的家里，进门就急忙说：“不好了，周老师病了！”

郑立正看电视节目。星期日放映动画片，他看得有滋有味儿的，让吴大军的叫喊声给吓了一跳。他回答说：“我知道了，周老师闹的是高血压病。”

吴大军说：“好多同学都去看周老师啦，咱们俩结伴儿去吧。”

郑立打个沉，随后“咔”地一下关了电视，高兴地说：“对，对，你给我这个提醒很重要，咱们下午就去吧。”他又冲着玻璃窗户外边喊：“爸爸，你一会儿到镇上，给我买一盒最高级的西式点心，就是上边有奶油花的那一种。你听见没有？”

正在院子里给拖拉机加油的爸爸忙回答：“听见了。行啊！”

郑立的爸爸原来是队上的拖拉机手，如今拖拉机归他个人了，往镇子和县城跑运输拉东西，挣了好多好多的钱；宝贝儿子让他给买盒点心，这点小事儿，还能不答应吗？

吴大军觉得挺奇怪：“郑立，你买点心干什么？”

郑立说：“看周老师不能空着手去，买点心送给他吃。”

“周老师能要吗？”

“如今讲究请客送礼。我爸爸开机子没柴油，一请客一送礼，立刻就把油弄到手。傻瓜，快回家准备准备去吧！”

吴大军从郑立家出来没回自己的家，又跑进另一个名叫王彬的同学家。

王彬正坐在新沙发上，鼓捣买来不久的一台进口录音机。他听了吴大军的话，就如同得了喜讯儿似地跳了起来：“嗨，这可是跟老师搞好关系的一个好机会！”一句话没有说完，他就连蹿带蹦地到了后门口，高声地下命令：“爸爸，你给我挑个最肥最大的鸡抓住，捆好，要母鸡，嫩的！”

在后院鸡棚打扫粪便的王彬的爸爸立即搭腔：“哎，一会儿我腾出手就给你逮。”

王彬的家是饲养专业户，除了养下蛋的母鸡，还孵化小鸡雏卖，有时候也卖种蛋；他们还用鸡粪喂肥猪、喂母猪，繁殖小猪崽儿。他家发了大财，拿一只鸡不当回事儿。

吴大军不由得问：“王彬，你也想给周老师送礼吗？”

王彬说：“当然啦！周老师是模范教师，他要是再多往咱身上卯卯劲儿教，咱们准能考上县城的重点中学。”

“周老师能喜欢这种事儿吗？”

“当官的不打送礼的。我爸爸只要带着几只鸡往镇上走一趟，饲料就能到手，出售猪、鸡就能拿到大价钱。你别死心眼儿，快回家去拿最好最好的东西吧！”

吴大军回到自己的家里，妈妈和奶奶仍在一面缝竹帘子边儿，一面唠嗑；她俩所唠的话题，还是周老师害病的事儿。

山下屯过去穷的出名，山下屯的小学校落后的出名：大多数学生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对付，连着两年小学毕业班，没有一个学习成绩及格的，也就没有一个升入中学的。有一天，六十五岁的周老师从邻村田家庄来到山下屯，接过最乱、最不好教的五年级那个班。周老师是一位有四十五年教龄的老教师。他